

《鹅城人物志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鹅城人物志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9580057

出版时间：2016-7

作者：羽戈

页数：20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鹅城人物志》

内容概要

继《少年游》这部平凡人物的非凡传奇之后，羽戈推出了一部普通人的家族史《鹅城人物志》。不同于《少年游》的写实风格，《鹅城人物志》则介于虚实、真幻之间。在虚构的鹅城，那些源自历史与现实的人和事，或神奇，或平淡，或热血，或悲凄，然而无不情深意切，无不直击人心。就此而言，《鹅城人物志》承接了《少年游》的香火，共同谱写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生死之旅。如果说《少年游》可比“朝花夕拾”，那么《鹅城人物志》便是对“生死场”的穿越、思索与记录。

羽戈的文字平淡、节制而不失韵味，讲究留白，书中故事仿若乡间的袅袅炊烟，悠远绵长，又似雨前清茶，回味无穷。

编辑推荐：羽戈以娴熟的人物塑造手法，从他的同事陈石之死写起，扩展至一个家族的沉浮，一座城市的古今，一个大时代的兴衰，其终点还是个体的安身立命。在向文字倾诉个人情感的同时，羽戈从生死困惑之中挣脱而出，渐渐明白死亡不仅是命运，是历史，是生命的结局，还是可能，是未来，是生命的前提。

《鹅城人物志》

作者简介

羽戈：退步青年，不自由撰稿人。避席畏闻文字狱，著书只为自由谈。大道不行，各尽本分。撰有《从黄昏起飞》《穿越午夜之门：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》《百年孤影》《酒罢问君三语》《少年游》《岂有文章觉天下》《帝王学的迷津：杨度与近代中国》等。

《鹅城人物志》

书籍目录

陈石
陈墨
陈秋离
周惜朝
周子钦
周渝
江大道
陈飞龙
鹅城二贤
谢澍
周百科
朱发
李老板
何其正
李全一
魏蓝与魏青
致陈余

《鹅城人物志》

精彩短评

- 1、还是少了那么一点东西
- 2、快快读完，很有味道。有时想想，如果是圈内人读到，是否会更觉得有意思？真是奇妙。读完又羡慕，又自惭。
- 3、三星半，让我想到野夫的书，都有浓浓的世说味，不过作者的段位比野夫低了一些，有些语言显得油了。
- 4、2016年7月。在南行列车上读完。湖州、南浔、嘉兴等地，难说不是又一个鹅城。地方历史，人物志异，传奇小说，在文化上自然是一体的。羽戈的丹青侠气、浩荡酒风，那一个不宜点破的“我”，是作品中最浓墨的长长一笔。不必比较《往事并不如烟》《乡关何处》等，同心同道原应相互知遇。
- 5、不撒开手来终归是写不出传奇小说。
- 6、读的时候还是数度被感动的。其实知识分子很容易媚俗的，就那些俗套的传统的就容易让人感动。因为太少了，那都是理想化的过去。过去真的就存在么？
- 7、一翻篇便喜欢上了，人人都是大海里的一朵浪花。
- 8、矛虽不如上本利，还是好看
- 9、不读羽戈，怎识人生潇洒。把酒快意背后，也见月下清冷幽光。
- 10、7月底，终于读完此书，比对《少年游》，鹅城人物更多沉郁悲歌之感。羽戈兄似说过，写完后，对着黎明的窗外，深深呼吸，感慨非常。也许，很多时候，我们的幸运就在于，在一个个鹅城中，找到心心念念的同道，把酒言欢，旋即作别天涯风雨中吧。
- 11、2017书19：笔力不凡，稍嫌浮夸。致陈余篇欲言又止，有味处又收得过了些。才子本色，有才有学，可佩。
- 12、先生博古通今之才，用这样颇具魏晋风范的文字，在谈笑风生，嬉笑怒骂间写出这样的豪气壮阔与深情。读罢几次哽咽，数度落泪，可见先生写这些文字时的刻心。死生契阔，命运百转，世事沉浮，全书贯穿着一种大悲大空之感。
- 13、我感觉我大概得画个人物图谱出来，不然，看到后面，真的忘了谁是谁的爸爸。
- 14、居然看哭了……

1、前不久，有一位叫江绪林的学者死去；最近又有一位被称为“胡同台妹”的媒体人死去——他们都死于一种叫做“抑郁症”的流行病。然，若把一切都归结于疾病，又似乎是在消解“死亡”的沉重。死亡自有其意义。正如羽戈先生在新作《鹅城人物志》最后的章节说：“死亡以及对死亡的态度与诠释，正是最大的是非。”若前作《少年游》是「朝花夕拾」，《鹅城人物志》就是「生死场」。当我们把江绪平和宫铃的生平，参杂在这部书的人物的命运中，你不会觉得有太多区别。他们的命运，照见了我们自己的命运。在此，新民君摘录书中一些人物的死亡描写，虚实之间，你或许能从鹅城的兴衰背后，看到时代的沧桑巨变，以及背后那一个个平凡的“我”。

陈石之死（-2009）回忆记者生涯，他说写文化新闻比写政法新闻更令人恶心。他曾推荐我读尤里·德鲁日尼科夫的小说《针尖上的天使》，书中一位记者的话，道尽了他当年的不堪：“我的谎言是纯净的，不掺和一丝真相。”离开鹅城网之后，他去北大旁听了两个月的课，结果无比失望：北大已经不是他从纸上读来的那个自由、开放、圣洁的北大。回到鹅城，他致信授业恩师、鹅城大学中文系的剡教授，述说苦闷，剡教授回邮，言辞恳切，建议他放弃理想主义的高蹈，回归地面，物来顺应。他给我看过那封邮件，解释道：我不是理想主义，我只是有所不为。这句话，如今我常常引用，以掩藏自己的犬儒。2005年春，《城市之光》出世，陈石是创始人之一。此后三年，他的肉身与灵魂都虚耗于江南路那两间杂乱无章的办公室里。花开花谢，时光摇曳，那个刚直、耿介的陈石消失了，待我进杂志社，所见到的陈石，却是惘然、虚无，满身倦意。他对世间万物，不只工作，包括他一度酷爱的小说、围棋，都丧失了兴致和激情。这不是无力，而是无谓，他的心空空荡荡，像一个被掏空的茧。平日无论炎凉，陈石都要戴一顶红蓝棒球帽。起初我以为他是棒球迷，便与其谈洋基队的历史与现状，不想一问三不知。原来他的棒球帽，只是为了遮掩秃顶。他自24岁起便开始神经衰弱，严重脱发，同时失眠。白昼还可用琐事打发，所谓以无聊之事，遣有涯之生；长夜漫漫，如没有尽头的虚空，他唯一的武器便是写作。他曾在天涯论坛连载了两部长篇小说，不过直到去世，犹未写完。未完成的篇章，恍若残缺而孤独的伤口，吞没了那个在灯下枯坐的年轻人。2008年7月，初夏出奇炎热，他离开了《城市之光》。导火索是一个风水广告，他要拿掉，主编坚持非上不可。一贯淡泊、隐忍的他一反常态，与主编激烈争执，最后一把扯下棒球帽摔在桌上，我看见他的秃顶，如辽阔的荒原。2009年初，大概临近春节，我收到一封信，内含贺卡与照片各一，系陈石从西藏寄来。贺词仅一句：终未免俗。我暗笑，难得见他这么幽默，恍如石头开花。贺词源自一个典故：以前他曾嘲讽我，说当代文人四大俗，上一次镜、出一本书、去趟西藏、信基督，你已经俗过两次了。照片冲印相当粗劣。陈石坐在寺庙的台阶之上，脚下泥泞一片，他剃了光头，咧嘴傻笑。背景貌似阴天，他满眼阳光。两个月后，噩耗传来。他回到鹅城，神经衰弱愈发严重。早在前两年，为缓解失眠，本来滴酒不沾的他开始喝酒，以至半年之后，每日无酒不欢。那天，他喝了大半瓶威士忌，然后吃安眠药，不知吃了多少，这个黑夜的孽子，就此长眠于黑夜。他是自杀呢，还是酒醉之后的误操作，没有人知道。也许，没有人想知道，包括我。

宫铃（-2016.7）“在经历过几次文章、文字乃至主持电视节目时的‘遭遇’后，我深深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在中国没有一件事与政治无关……你可能无心开了个玩笑，但被玩笑的人或许会认为你是敌对势力派来斗争他的。”“我也没地方可以写文章了，包括在台湾某些听话的媒体”。“今天有感而发是因为戴立忍。我不认识他，更没看过他电影，但是换角一事，我很清楚不会以他的意志为转移，跟赵薇也没多大关系，甚至连戴立忍是不是台独关系也不大，他必然牺牲，为了南海、为了蔡英文，他就是再发多少声明都得要为了与他无关的事牺牲，因为他已经被选作祭品。”

朱货郎之死（-1997）朱货郎死于1997年夏。那一年朱发考上鹅城大学经济学院，录取通知书送到朱岩，朱货郎欣喜若狂，赤裸上身，从村子东头走到西头，西头走到东头，逢人便说他儿子中举了。有人看他不惯，冷言道：朱货郎，听说现在上大学改成了自费，你家哪有钱交学费，你儿子考上了也是白考！朱货郎呆住了，瞬间老泪纵横。两天后，朱货郎在剡溪镇死于车祸。警察告诉前来收尸的朱发：你爹是自己找死，主动往人家货车上撞，这事我们见多了，不就是想讹一笔赔偿么。最终获赔三千元，恰好是朱发大学一年的学费。

周渝（-1970）周渝17岁那年，因参与刺杀日本军官，被日军捕去，严刑拷打，生殖器致残，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。被抓之后，陈勿用神色坦然，面对宪兵的劝降，针锋相对，破口大骂。然而，当烧红的火钳逼向眼前，他忽觉双股战战，几欲晕去，小便不由失禁。突然，一旁的周渝开口道：我知道谁是主谋。宪兵转而问他，他却一言不发，各种刑具便招呼过来。直至此刻，陈勿用才意识到自己的怯弱，反而是平日连看人杀鸡屠狗都要惊慌失措的周渝，呈现了大仁大勇的一面。他常推许江大道“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”，也许正贴在他胸口的周渝更当得起这句话。1966年，画院终于迎来了噩运。周渝没有震惊，而是长出了一口气。这一天迟早会降临，

他知道,北京的那位将军失势了。周渝不是画院领导,亦非画坛名流,尽管他的画艺并不差,然而他对声名,历来避之唯恐不及,1949年后,他索性舍弃本名,改名周延东。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,籍籍无名未必全是坏事。批斗牛鬼蛇神的革命舞台之上,名家首当其冲,他只在一角作陪,常遭忽视。震耳欲聋的批判声中,他默念心经,几近入定。在时代最喧嚣的时刻,他试图遗忘时代。1970年秋冬之交,被分到酒厂打杂的周渝忽然接到通知,令他参加年底举行的鹅城山水画展。他打电话禀告组织方,自己已经四年未碰画笔了.....对方粗暴打断他的解释:鹅城能画画的人都快死光了,不然哪会找你,你到被封存的画院仓库找两幅旧作,再利用这段时间,画一幅新作,届时一同交上来。画展从年初一起,开放一周,周渝闲来无事,日日漫步其间,一边看,一边摇头,对自己的画作,他不敢看第二眼。他死于中国的午夜。谢澍(-1950)谢澍死于1950年。年初,鹅城辞旧迎新,算命先生与妓女等一道被纳入取缔之列。同时,谢澍的宅院为政府征用,他被安置到白衣巷,住进白衣先生周义山的旧居—那个逼仄的院落,早被八家瓜分,谢澍仅得一间破旧的厢房。9月,鹅城土改开幕,俞九渊送给谢澍的十亩地,惨遭没收,不留寸土。时年谢澍已经六十岁,再无谋生之力。夜阑卧听风吹雨,他想起师父给他算命—寿元六十,这在当时可谓高寿,师父眼中殊无一丝喜色,此刻他才恍悟,今日的困窘,尽在师父的卜算之中。谢澍挣扎起床,从床底掏出久违的卦筒,摇了一卦,乃六十四卦之末:未济。不由凄然一笑,情知大限已至,于是服老鼠药自尽。百丈居士说,谢澍死前一年,与他比邻而居,他曾照料谢澍的起居,故而听来了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掌故。谢澍死后,他帮忙善后,其实无甚可善,此人家徒四壁,唯余床头半幅字,显然被火烧过,仅存两句:本为贵公子,平生实爱才。感时思报国,拔剑起蒿莱。这是陈子昂的《感遇》第三十五。百丈居士知道此字来历,原是谢百里赠别俞九渊,后藏于俞九思家中,被谢澍放火烧毁大半;后来俞九渊与谢澍相逢,便以残字相赠,除了留念,未尝没有劝勉的意思。可叹谢澍一生落拓江湖,苟全性命于乱世,并无家国天下之思,这幅字陪他终老,实在荒唐。然而这世道是不是更加荒唐呢?想到这里,百丈居士不禁念起了此诗的结尾:谁言未忘祸,磨灭成尘埃。陈飞龙(-1941)1941年,鹅城沦陷。陈飞龙笑道:如果年轻三十岁,小武的飞刀,未必能留在老夫身上!吴玉堂心头凛然,旋即起身,向陈飞龙深深一揖。这个计划近乎天衣无缝。吴玉堂不愧神算子,翌日事态的进展,皆落入他的预算,而且他还是低估了秋原对陈飞龙的渴慕程度。当陈飞龙一脸苦涩,同意为日本人效劳,出任鹅城工商局长,并重组鹅城商会,秋原大喜过望,抓住陈飞龙的手,大叫今晚不醉不归,于是松鹤楼的晚宴,竟成了秋原做东。当然,秋原不愧老牌特务,虽然兴奋,但还是留了一手。他表示,陈勿用等行刺一事,可以既往不咎,不过陈勿用暂时不能出狱,得受拘捕十天,军有军法,他不敢徇私。同时他向陈飞龙保证:令公子在我这里,就像在家一样,若有慢待,唯我是问。话已至此,陈飞龙只能一再致谢。变故出在了最后关头。松鹤楼上,两人足喝了一个时辰,十斤装的女儿红即将见底。陈飞龙为了麻痹秋原,遂与他大谈日本文化和风物,甚至唱起了日本军校的军歌,秋原时而笑逐颜开,时而泪如泉涌。待烤全羊端上来,陈飞龙判断,秋原已喝到七成醉。然而那个年轻的伙计把烤全羊搁在桌上,转身即走,绷直了脊背的陈飞龙满头雾水。秋原丝毫不觉有异,伸手掰了只香气四溢的羊腿,递给正在吟咏松尾芭蕉俳句“昔日雄关今不见,秋风掠过竹桑田”的客人。三杯酒下肚,烤全羊便消失了一半。眼见良机将逝,陈飞龙决定自己动手。他抓过盘中的剔骨刀,作势要挑羊排,忽然手腕一扭,倒刺秋原的心脏。秋原已经半醉,根本不及反应。可惜陈飞龙终究年过知命,不复当年之勇,这些年忙于商务,武术生疏了许多。这一刀凌厉犹在,准头稍偏,扎在了秋原左胸,入肉两寸,终难致命。不待一脸愕然的秋原发出第二声惨叫,陈飞龙果断弃刀,抓起早已搁在桌边的黄酒坛,照秋原的脑袋砸去,这下砸个正着,瓷片与酒水纷飞,秋原满头鲜血,缓缓瘫倒在地上。陈飞龙正要弯腰再补一刀,在外站岗的宪兵破门而入,枪声大作.....1957年,陈勿用将家藏的手稿、书信统统付之一炬,不留寸纸。除了他和吴玉堂,只有顾英看过,可惜她的记性,不比丈夫和儿子,等到老年,便只记得最后两句话:吾少受鉴湖女侠之教,死生一视于义,为国捐躯,得其所哉。死生契阔,吾儿无须伤怀,当继余志,杀贼报国!可悲的是,陈飞龙的遗愿,终未达成。松鹤楼上,他欲与秋原同归于尽,不想秋原命大,昏迷数日,竟被抢救过来。周义山(-1937)1937年秋,日军轰炸鹅城,周家受难最重,矗立百年的宗祠,被炸塌了一大半。经此一劫,周远山决意率家族西迁。这个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白衣巷,已经两年没有出门的周义山,在学生的搀扶之下,来到周远山的府邸,用手杖砸门,叫周大老板出来说话。鹅城人终于见识了白衣先生的火气。当然不比村妇骂街,周义山的措辞十分考究,若非声色俱厉,则如夫子布道一般。他一口一个“懦夫”,怒斥周远山不思复仇,反做逃兵,祖宗有灵,何以瞑目。他说此行目的,便是要以伯夷之风,使懦夫立志。周远山这些天来一直心慌意乱,每晚只能睡一个时辰,此刻更是气急败坏,则一口一个“腐儒”反诘周义山:伯夷义不食周粟,你待如何?周义山回到白衣巷,开始绝食,五日后而歿。弟子问他有何遗言,他答:此心光明,亦复何言?鹅城人物志_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微信

2、陈余：今日冬至，鹅城却只是微寒。不知费城如何？《鹅城人物志》终于完工，现将最后一篇发去。记得发你第一篇的时候，还是盛夏，我写到陈石之死，悲怀难遣，到阳台透气，发现落日竟是一种庄严的凄美，因其庄严，令人不敢哀伤，反而敬慕，心胸随之舒张开来。此刻则值深夜，寒月当空，照见一地惨白，窗外每隔三五分钟便会传来一阵清脆的车声，划破静寂。如果静寂过久，却叫人心慌，手指停在半空，茫然不知所措。距离最初发你的写作计划，相差三篇。写罢魏氏姐弟，忽觉无力为继，只好搁笔。东坡说其作文，“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不可不止”，姑且拿来自遣。其实在写作途中，不时戛然而止，笔端陷入枯竭。我不得不再回到开端，重审陈石之死，这不是寻找灵感，而是寻找出路。如你所知，《鹅城人物志》预定的主题是死亡。陈石之死可谓我心中的一根刺，时光的流逝无法淡化它的存在，反而越扎越深，穿过血肉而深入魂灵。我曾与魏青争论，他说我不能明断生死，我说他不能明辨是非。而今我才知道，死亡以及对死亡的态度与诠释，正是最大的是非。魏青还是高估了我。这些年来，我何尝想过明断生死呢？而是一直在逃避，直至被逼入死角，逃无可逃。我试图把这一切写下来，用文字消解死亡投射的魔影。然而，一旦文字落地，便超出了我的控制，文字构成了一个自治的世界，反过来支配我的记忆，使我不敢修剪，不敢隐讳。从陈石开始，每个人都独立于我的笔下。他们的命运早已注定，对此我无能为力。我只是尽力去呈现，他们何以成为他们，何以生，何以死。现在我必须承认，命运，而非死亡，才是《鹅城人物志》的主题。你曾批评我，为什么执迷于书写死亡。写完《鹅城人物志》，我似乎找到了至少可以说服我自己的答案：死亡不仅是命运，是历史，是生命的结局，还是可能，是未来，是生命的前提。先贤说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，我则反其道而行之：未知死，焉知生。至今我依然无法明断生死，无法生而不忧，死而不怖，但是，我已知何谓初心，我已知何谓自我，我已知何谓性命。谢谢你的担忧和鼓励。这半年来隐居写作，与诸位师友往还渐疏。大概一个月前，秋离先生打来电话，说给我写了一幅字，并随口念诵两句：“已识乾坤大，犹怜草木青。”问我能解此中意否。这是马一浮的诗。我答：唯有“已识乾坤大”，才能“犹怜草木青”。他笑道：这是第一义，还有第二义，唯有“犹怜草木青”，才能“已识乾坤大”。由此可见我与秋离先生的差距，我看见的是人心，他看见的是世界，我还在“见自己”，他已经“见天地”（鹅城诸人，大抵只有子钦先生达到了“见众生”）。前不久我和魏青在美好饭店吃了一顿饭。你去国之前，曾嘱我开导魏青，然而以其谈锋之健，我往往沦为被开导的对象。魏青状态如常，不必担心。法院面临司改，人心惶惶，他却不为所动，照样坐禅念佛，工作反成余事。那天叙话，他说起一则传闻。有一牧师，不知何故被抓，由魏青的同学担任代理律师。这一天律师前去鹅城市看守所会见，牧师说：请尽快结束此案，我想转往监狱。律师惊问何故，牧师答：因为这里的福音已经传完了。听魏青讲完，我当即热泪盈眶。想必你不会介意，把这个温暖的故事，作为《鹅城人物志》的结尾——按计划，我要写的最后一个人，本来是你。2014年12月22日

《鹅城人物志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